

# 百姓故事

## 清早對岸販海貨 戰火一隔半世紀

■廈門市社會福利中心至今仍留存着呂愛治老人生前許多照片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葉臻瑜攝

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) 1949年10月16日,離廈門解放還有一天,家住金門料羅灣東村的呂愛治像往常一樣,準備了魚乾、蝦米、紫菜等海貨,從金門北門的同安渡口,坐一個小時船到廈門。然而這一去……

破。福利院院長告訴記者,當時好心人張先生,得知呂愛治遭難後十分同情,更無償地利用各種關係,為老人尋親。他一邊托人在台灣的報紙上反覆刊登尋人啟事,一邊在廈門的電台裡播出呂愛治尋找親人的消息。有時張先生還會帶她去海邊,讓她用望遠鏡看看金門。當老人看到對岸那片紅色的屋頂時,曾激動地說,那就是自己家的紅屋頂。  
幸運的是,在上世紀90年代,呂愛治找到了一位在廈門工作的堂弟。兩人見面時便是抱頭痛哭,而堂弟帶來一些親人的消息,使得老人稍稍心安了一些。

### 高壽辭世 龍應台書寫傳奇

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,也曾到廈門看望過呂愛治,並在《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九四九》一書中提到,「從前,聽說在金馬,有人跳上小舢舨,媽媽要他去買一打醬油,他上午過去,下午就回不來了,五十年後才得以回來,到媽媽墳頭上香。我以為這是誇大,一直到我在贛養院裡見到了呂愛治。」

廈門市社會福利院的陳院長告訴記者,去年3月,呂愛治老人終在108歲高齡安詳辭世。「她平時最愛說的話就是,我們都是有福氣的人。」陳院長說,老人臨終甚至沒有留下什麼話,並表示不願通知自己在對岸的家人,「或許她只想悄悄離開。」

### 重回金門 親友見面不相識

2001年7月31日,廈金航線復航後,98歲的呂愛治終於和其他123名老齡金門同胞一道,在廈門和平碼頭登上直航金門料羅港的「鼓浪嶼」號客輪,重新踏上那個令她魂牽夢繞的故土。

然而,這一次尋訪,也讓老人十分傷感,「來碼頭接我的48個人,我一個都不認得了。」她後來得知,由於戰爭和歲月滄桑,幾個孩子都已過世或失散;原先的祖厝,也破舊不堪。而在金門的親友也認為呂愛治早已經不在

但結果更讓呂愛治大哭起來。「我那時候一直哭,一直哭,眼淚流乾了,嗓子也啞了。」老人說,隆隆的槍炮聲持續了一個晚上。第二天,廈門解放了,廈金航線也被迫封鎖停航了。從此,呂愛治不得不滯留廈門,靠在建築工地打零工,敲碎石為生。而金門那間老宅和8個年幼的孩子,只有在深夜裡才出現在呂愛治夢中。

### 尋親路漫 救濟院一住56年

1954年,在廈門街頭滯留了五年的呂愛治,因為貧病交加、無依無靠,被人送進了廈門市社會福利中心。從此,她在福利院一住就是56年,成為福利院院齡最長的老人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,台海兩岸對峙的局面雖有所緩和,但仍然沒有實質性突

金門位於福建東南廈門灣口,與廈門之間僅相距6公里。據稱,以前從廈門的劉五店搖櫓1,008下,就可以到達對岸的金門了。也許太習慣於這種生活,呂愛治這趟出門甚至沒帶帶衣服,連家裡的孩子也沒來得及囑咐兩句。可她萬萬沒有想到,這一次出門,竟然是52年有家難歸。

2011年,時值廈金小三通10周年,在廈門金門同胞聯誼會的引薦下,記者見到了呂愛治。當時已經108歲的老人告訴記者,自己15歲就嫁跑船的丈夫,並育有3男5女。由於丈夫不幸遭遇海上風浪早逝,為養家餬口,呂愛治便做起了從金門挑海產到廈門販賣的小本生意。

### 命舛寡母 獨力贍養8雛兒

「那天,我的貨還沒賣完,海上就已炮火連天。」呂愛治回憶到,她不得不投宿在廈門的金門會館,「那時在金門我還有8個孩子,最小的當時才7歲。」心急難耐的呂愛治當即跑到廟裡求籤,

# 再見已是百年身 一聲炮響斷歸途



■周至培(右)和白文鋒(中)在父親墳前上香磕頭。這一天的團聚,等了整整半世紀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

## 淺淺藍灣親情劫 跨海尋姊究天倫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)「阿姊,你睡了嗎?」一聲聲親切的問候,從「金門鼓王」周至培的電話這一端,傳向一水之隔的廈門。電話那頭,是同父異母的二姐白文鋒。49年的戰火劃開海峽,也將父親的思念永遠定格。直到周至培和白文鋒在廈門第一次見面,時間,已流逝半世紀。

### 思念成疾 病榻囑兒尋親

「爸爸1968年去世的時候,我才13歲。」臥病在床的父親把周至培叫到跟前,要他用一張紙片記下祖籍地福建漳州石碼三姑的名字,和從小就送給別人的二姐。「你一定要找到姐姐,她是你的至親骨肉啊!」年幼的周至培並不知道,這張小小的紙片,浸透了父親周家海後半生刻骨的遺憾和思念。

時光向前追溯到1948年12月,廈門鼓浪嶼一戶姓周的人家,誕下了二女兒。這家的主人便是周家海。當時,周家海受僱於「國民政府」海關,定期巡視廈海海域的燈塔航標,每次出海,短則數周,長則數月。二女兒出生後不久,周家海就接到了出海任務,妻子又患上了嚴重的甲狀腺瘤,無奈之下,只得將二女兒送給了同一個大院一戶姓白的人家,取名白文鋒。

周家海此行卻永遠沒有踏上回程路。國民黨退守台灣,一夜之間兩岸分隔。返家無望的周家海在友人的撮合下,娶了金門的一名周姓女子,生下周至培兩兄弟。在周至培幼年的記憶中,父親經常站在燈塔上默默眺望肉眼可及的廈門。「雖然我不知道爸爸有沒有想辦法和對岸聯繫過,但是當時的情形大家都知道,很難的。」

### 血緣一脈 姑憑兄貌認侄

大學畢業之後,周至培帶着一家人回到台灣島,對音樂的醉心和努力,令他終於在台灣音樂界熬出頭,贏得了「金門鼓王」的美譽。2001年,台灣當局有條件開放金門籍居民經廈金「小三通」往返兩岸。聞悉消息的周至培立即將戶籍遷回金門,開始辦理赴大陸的手續。

當年12月23日,周至培到父親墳前上了一炷香:「爸爸,我要回去找二姐了,請您保佑我能夠順利。」帶著僅有的一點線索,周至培來到廈門,隔天一早便趕往漳州石碼。「爸爸只說了村名叫『進水埕』,我一路問過去,忽然有一個老婦人走上來,問我是不是阿海。」這位老婦人,就是周至培的三姑。周家海離家時,和周至培此時年紀相仿。「三姑見到我的那一刻,恍惚覺得是父親回來了。」一家人又哭又笑,說起親人相隔的日子,唏噓不已。

### 咫尺天涯 姊弟轉角相遇

似乎是父親冥冥之中有所指引,周至培從三姑那裡竟意外獲得了二姐的消息。原來二姐隨白家人遷居廈門島之後,住進了湖濱南路的一棟民房。周至培此行在廈門下榻的酒店,距離二姐家僅幾步之遙

轉角處。「弟弟從樓梯上走下來,我一眼就認出了他。」相見的一刻,白文鋒覺得似乎全身的血脈都衝上了大腦。兩人相擁而泣。「雖然我對父親的長相全無印象,但血緣相親,在那一刻真的感覺到了。」當晚,姊弟兩人聊了許多,透過弟弟的講述,父親的形象在白文鋒腦海中漸漸清晰了起來,想起父親晚年遙望家鄉不得歸的痛楚,白文鋒和周至培都禁不住淚眼漣漣,相約盡快到父親墓前細訴衷腸。

金廈相距咫尺,在金門的一些地方,能夠清楚接收到大陸電訊公司的信號,亦方便了這對分隔兩地的姐弟互訴親情。經常互通電話,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。礙於當時台灣當局的政策,白文鋒的金門之行一直擱置,周至培的單向往返成為姐弟兩相會的唯一途徑。一有時間,他便乘船到廈門,姐弟倆有說不完的話題。

2004年底,台當局開放福建居民赴金門旅遊觀光的消息傳來,周至培第一時間撥通了姐姐的電話:「阿姊,你馬上就可以來看爸爸了!」終於等到這一天。周

至培在金門水頭碼頭接上隨團而來的白文鋒。來到父親墳前,姊弟二人一齊上香磕頭,白文鋒早已泣不成聲:「爸爸,我們團聚了。」從此,淺淺的海峽滿溢親情和幸福。



■似乎是父親冥冥之中有所指引,周至培與白文鋒相會在廈門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